

巨星巴金，光还亮着

李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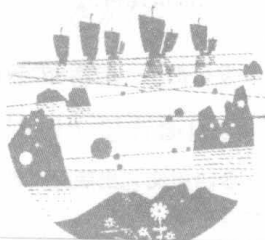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非外借

巨星巴金，光还亮着

李 辉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星巴金, 光还亮着 / 李辉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11-4780-7

I. ①巨… II. ①李… III. ①巴金(1904-2005)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165号

JUXING BAJIN, GUANG HAI LIANGZHE

巨星巴金, 光还亮着

李辉 著

策 划 周立民 陈 武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设计 孙豫苏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205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80-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 录

巴金写意·····	001
永远的家，永远的爱·····	021
与冰心谈巴金·····	037
与巴金聊天·····	044
“文革”小报上的巴金·····	063
巴金的“交代”·····	074
与大众共享·····	078
德文版《巴金小说选》序·····	083
巨星陨落，光还亮着·····	089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巴金·····	097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108
思想史上的《随想录》·····	118
《随想录》三十年·····	128
《随想录》就不如《思痛录》？·····	132
百年巴金·····	141

《巴金研究论稿》序.....	144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48
“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157

巴金写意

引子

热情是火，
痛苦是云，
云与火的景象下，
走着一个人真实的人。

这位老人，与世纪同行。
照片重叠，重叠起岁月沧桑，重叠起多彩人生。

他热情而真诚。热情是心中永远燃烧的火；热情是他作品的力量。他热爱读者，他说要把心交给读者，他的热情和真诚打动一代代读者，影响一代代读者。他真诚袒露心灵，无情解剖自己，把说真话作为晚年反省的核心。人们说：他是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敏感而忧郁。生活让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矛盾，感受痛苦。然而，痛苦是他的动力。没有痛苦，他就不会走上文学之路。忧郁，痛苦，把心中的激情烧得更旺。冰心说他：我看他在痛苦时才是快乐的。说得真好。

他坚韧而执着。一个瘦小的身躯，却充溢着巨大的生命力。生活坎坷也好，疾病折磨也好，从不会让他在命运前屈服。他的生命与思想同在，与文学同在。只要有可能，他一刻也不愿意停止思考和写作。他相信，作家的生命靠作品的力量来体现，而不是任何外在形式的打扮和炫耀。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生命。

他便这样与世纪同行。

他便这样写下自己真实的人生。

门

这是新近落成的现代文学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出倡议那天起，修建一个现代文学馆，集中展现 20 世纪中国文学创造的历史，就成了巴金晚年最大的心愿。

病中的巴金，每天牵挂着它，期盼着它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变为现实。题写馆名，四处呼吁，审阅图纸……

如今，这里的大门随时等待着它的构想者巴金前来推开。

现代文学馆的设计者很高明。他们在大门上设计了巴金的手模。今天或者未来的人们，都将与巴金的手触摸，在他的导引下，走进历史场景之中。

一扇非同凡响的大门。

一扇把文学巨匠与读者连在一起的大门。

一扇把历史与未来衔接起来的大门。

病中的巴金，多么想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手推开这扇门。哪怕不再能写一个字，哪怕不再能说出一句话，但他只要健在一天，他的心就一定与这扇大门连在一起的。他一定会在梦中走进这里。

一生走过多少路，一生推开多少门。

一扇门，可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

一扇门，可能改变过他的命运；

一扇门，可能留给他或者幸福或者痛苦的回忆。

这是巴金在上海武康路的家，从 50 年代初至今，他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这是一个大舞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望慰问，外国总统授勋，友人相聚，“文革”红卫兵野蛮的抄家、批判，灰溜溜地接受改造，妻子萧珊被迫害致死，诸多的荣耀、苦难、屈辱、困惑，

从这座大门走出走进，也在巴金心里走出走进。

这座大门让巴金最难熬、最难受，也最难忘的日子是在“文革”中。

大门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妻子。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口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忆。

妻子被罚扫街。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只有走进这座大门，回到妻子身边，磨难中的巴金才会感到一点儿解脱。

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萧珊最终凄惨地死在医院，留下巴金一个人从这个大门里孤独地走出走进。

时间回溯。贵阳秀丽幽静的花溪公园。

相识相爱历时八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旅行结婚从桂林来到这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一桌酒席，只是印上一份简单的“旅行结婚”的通知，寄给亲戚朋友。推开位于公园里的“花溪小憩”宾馆大门，这里便成了他们安安静静两人相对的地方。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

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如今，在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

当然，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恐怕只有家乡故居的大门才是至关重要的。

我常常到门房找听差、到大门口找看门人李老汉闲谈，其实是请他们讲讲各自的经历。

大门是童年巴金瞭望世界的窗口。

大门更是巴金认识封建大家庭的窗口。大院里的生活，对于他，简直就是噩梦。

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

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的、一时的人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在这座大门里长大，睁开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让他最终成为大家庭的叛逆者，成为社会革命者，成为一个用笔来呼喊的战士。

故居的门，成为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的场景。

《家》《春》《秋》里的大门。

《憩园》里的大门。

说是没有留恋，这当然是巴金小说中人物的一种激愤。1941年，在离开家乡十八年后，巴金重返成都。他又走到故居的这条大街，再次以一种悲哀、以一种忧郁，细细端详变化了模样的大门。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但是它们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

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前的遥远的旧梦。

时间总是不断地过滤情感，包括爱和恨，包括留恋与厌烦。中年后的巴金，老年后的巴金，谈到家，想到童年的大门，自然会是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感受。

这扇门，毕竟决定了年轻巴金未来的道路。

三峡夔门。这不是通常所说的门。可是自古以来人们称它“夔门”。当年，年轻的巴金坐船离开家乡，就是跨越这道门，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向未来。

他知道，走出这里，也就意味着走进如江水一般跌宕起伏的人生。

死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
是一个字——死。

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

巴金从小就对死很敏感。一次次生命的毁灭，改变着他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巴金第一次注意到死亡，感受到死对自己心理的影响，是一只公鸡的被杀。那时他很小，是在四川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令。现在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树生长的地方，据说就是当年县衙门的所在地。巴金和父母便住在这里，与他相伴的有兄弟姐妹，也有一群鸡。

大花鸡、小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巴金可以叫出它们一连串的名字。他最爱的是大花鸡。

养鸡就是为了吃，小小的巴金还无法理解。眼见着鸡一天比一天少，眼见着自己喜爱的大花鸡也难逃厄运，

巴金央求母亲留下大花鸡。大人笑笑，很不理解。

大花鸡最终被厨师杀了。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来擦去。颈项上现出一个大的伤口，那里面还滴出血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的挣扎！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却让敏感的巴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深深的记忆。

让巴金对死亡敏感，对人的生命被蹂躏、被毁灭感到痛苦，是封建大家庭里的悲剧。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一个个熟悉的生命在眼前消失。可恨而可怜的祖父，可悲的叔父，可爱的用人，无辜的轿夫……死亡让他震撼，死亡让他不能不鞭挞造成这些悲剧的制度。

一部“激流三部曲”，写出了一个个美丽生命被毁灭的悲剧。

鸣凤之死。

瑞珏之死。

梅之死。

蕙之死……

高老太爷之死。交织着作者的爱与恨，生发出另外一种复杂的意味。

一次次对死亡的描写，成了巴金作品中的精彩篇章，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

改变巴金人生走向的却是意大利工人凡宰地、萨柯的死。

那是在1927年的法国。寂寞，孤独，感伤，因牵挂凡宰地、萨柯的命运而不再显得重要。他们因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在美国被捕，受到诬告而被判处死刑。刑期临近，全世界都在声援他们。留学巴黎热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也参与进去。他给狱中的凡宰地、萨柯写信。

我不再徒然地借纸笔消愁了。我坐在那间清静的小屋子里，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我给美国死囚牢中的犯人凡宰地写了一封长信。

狱中的凡宰地给巴金回了两封信。青年巴金为之兴奋。

然而全世界的声援没有改变凡宰地、萨柯的命运。

他们被绑在电椅上处死了。巴金陷入愤怒和痛苦之中。

我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我仍然无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巴金此时写的就是他的处女作《灭亡》。《灭亡》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巴金，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文坛。他绝对没有想到，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和初衷，会因此而改变。

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将近八十年后，凡宰地、萨柯冤案在美国平反，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他们生命的毁灭，意想不到地点燃了一个中国青年心中的文学激情，从此，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一个文学巨匠的诞生。

生

巴金这样说过：